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二十二卷灤陽續錄四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二十二卷灤陽續錄四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9789869167321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續錄四

目次

墨瀋鬼面	5
秋兒	6
足證有鬼	9
老僕施祥	10
汝來	12
小人之心	13
炫博矜奇	14
虐警激怒	16
稼穡維寶	17
五火神墓	18
藍出於青	19
將軍不好武	21
善政增壽	23
貪人還自戕	24
燒金御女	26
著作體裁	28

17	故人之情	29
18	如願小傳	30
19	老不能男	32
20	輕功蹈險	33
21	獨行者	35
22	駕馭	37
第二十二卷	灤陽續錄四	
	仿雕版新編	41

墨潘鬼面

劉香晚說了一個故事，有個老儒者住宿在親戚家，隨即主人的女婿到，他是個有名的無賴子。兩人彼此氣味不相投，都不願意同住在一屋，於是主人移老儒到別室去住，他的女婿睨視老先生，微微而笑，老儒都不知他這種詭異的笑，是什麼意思？

那處小室也是雅潔，筆硯書籍都有。老儒在燈下寫書信想要寄回家，忽然看見一個女子站在燈下，姿色也不太美麗，可是風致楚楚頗為嫻雅。老儒知道來的是隻鬼，也不怕，只見他舉手指著燈說：「既然來了，不可以閒立，去剪燭讓燭光亮些。」

那個女子遽然滅了燈火，直逼逼得面對老儒與他對立。老儒發怒！急急以手摸了硯台上的墨潘一把，擱了那個女人一巴掌，還故意手指箕張，將墨汁都塗在她臉上說：「以此為識，明日找你的屍體去，銼骨焚燒！免得再來做怪。」

鬼呀的一聲！消失了。

次日，老儒將這件事告訴主人，主人說：「原就有個婢女死在那間屋子裡，夜裡每每出來擾人。所以那間小書房只有白天與客人坐坐，到夜裡都無人敢去那裡住宿。昨天，我也沒有其他地方安置您了，我想，您是君子，耆

德碩學，那隻鬼必然不敢出來，沒想到還是她還是現形了。」

老儒這才醒悟他女婿為何會露出詭異的竊笑。

那隻女鬼多在月下院中行走，後來那家人或是有偶遇的，那隻鬼就會掩面急走。後來有人留心窺伺那隻鬼，女鬼面上仍然墨污狼藉，一片烏黑。

鬼有形無質，不知為何能受到墨染？還是另外一種有質之物，久了成精成魅，借著婢女幻形？

《西陽雜俎》說：「郭元振曾經住在山上，半夜裡，有個臉面大如盤的人，瞪著大眼睛出於燈下！郭元振拿筆染墨題寫在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那個怪物就消失了。後來他隨著樵夫去山裡散步，見到巨大的樹木上長有白木耳，大大一片如數斗，他所題的句子還在上頭。」這也是一個明證啊。

秋兒

烏魯木齊的農家，多就水灌田，還在田邊起屋居住，所以都不能比鄰而居。他們往往有自築的數椽房屋，四周都沒有鄰舍，如同杜甫的詩所寫的「一家村」一樣。而且那裡的人不需要服徭役，土地也無丈量，只要繳納三十畝地的稅，就可以坐耕數百畝之產。深巖窮谷，很多都是這類農人。

有吉木薩的軍士入山行獵，遠遠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幾匹馬，馬背上的鞍轡都在。軍士想，那裡必定是被瑪哈沁佔據了，一時鼓譟而圍之。瑪哈沁見到軍士勢眾，放棄鍋帳突圍而去。軍士們也忌憚他們返身死鬥，也不追了。

當軍士們入門一看！只見室內骸骨狼籍，寂無一人，惟有隱隱約約的哭泣聲。於是找到一個少年約十三四歲，裸體懸掛在窗櫺上。

解開縛綁問他，少年說：「瑪哈沁是四天前來的，我父我兄與他們打鬥不勝，一家人都被縛了。他們每天牽二個人到山溪洗濯後曳著回來，一起鬻割炙食，都吃了七八個男人和婦女了。今天他們要走了，才將我洗濯乾淨，正要吃我了。」

他們其中有一個人搖手阻止，雖然我聽不懂額魯特語，但是看他們指畫，好像要將我支解成為數段，還要各自攜帶一塊，在馬上為糧。幸好你們來了，他們才棄去，我這才能活命。」少年哭泣絮絮不止，把一切都說了。

軍士們憐閔他一個孩子孤苦，引著他歸回軍營中，叫他隨便執做雜役。少年這才說自家裡還有物件，埋在地窖中。營弁們叫他引導帶路，前往發掘，挖出來銀幣衣物甚多。

細細詢問那個少年，這才知道他的父兄也都是劫盜，其行劫必定是在驛

路的近山之處，瞭見一兩車孤行的，又前後十里都沒有後援的旅人，就會突起，殺了車上的人，隨即以車載著屍體走入深山。一直到車子不能通行時，則合手以巨斧劈碎了車子與屍體，將襪被都投於絕澗中，以馬馱著貨物離去。

事後再將馬帶到不能通行的深山裡，則又將馬鞍和韁繩丟入絕澗，把馬放了。這時，又一起背著貨物從山間小路歸來，那時候，已經距離行劫處數百里了。

歸來後將劫來的物品窖藏一兩年，才叫人偽裝成商販，繞道到辟展等諸處的市集賣了，所以多年來都沒有能發覺。

只是他們沒想到有瑪哈沁會來滅門！少年因為年幼免於連坐，可是後來那個少年去牧馬，卻墜崖死了，一家人都沒有遺種了。

這件事是我在軍幕所經理的案件，只能以盜賊已死判定了。如今想起來，這種劫盜蹤跡詭秘，倉猝間也不容易緝拿；這才有有瑪哈沁來滅門、吃人，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吃人無厭，竟然還能留下一個少年，用以顯明這劫盜之家的召禍緣由。這件慘案好像有神理存在，絕非偶然也。劫盜的姓名，因時間久了也忘了，只有那個少年墜崖時，所司的牒報上有記載他的名子為秋兒。

足證有鬼

佃戶劉破車的妻子說，曾經有一日她早起，乘著天涼掃院子，見到屋後草棚中，有兩人裸體相臥！她驚叫丈夫來看，則是鄰人的女兒與她家的月作工人。兩人都僵臥，好像已經死了。隨即鄰人也來，心裡知道緣故，然而卻不知何以至此？拿來薑湯灌醒兩人，那兩人醒來也不能自諱，只好都說了。

說是：「我兩人很久前就相約定，可是家裡逼仄，都沒有空隙的地方，也沒有時間單獨在一起。於是乘著雨後無人，牆缺又有空隙，天色又陰晦，還知道劉破車家的草棚無人住，遂藉著草棚私會。我們太疲倦了，休憩一下，還在相戀未起身時，忽然雲破月來，月光皎然如畫，回顧草棚中，竟然坐有七八隻鬼！都在指點挪揄，所以才驚怖失魂，到現在才醒。」眾人都以為真是稀奇。

劉破車的妻子說：「我家從來也沒有鬼啊！那是想要觀戲劇、看好戲，隨之而來的吧？」

先從兄懋園說：「何處無鬼？何處沒有鬼觀看戲劇？只是有人能看見，有人看不見而已，所以此事不稀奇啊。」

因而我憶起福建函關公館（俗謂之水口），大學士楊公督閩浙時所重建的建築物。有一年正值我要去出巡，大學士楊公就對我說：「你到了水口

公館，夜有所見，千萬不用害怕，那些東西也不為害。

我曾經住宿那裡，已經下鍵鎖門了，也睡下了，可是天氣太熱，我還移牀靠近窗邊睡，隔著紗幌，能看見天色晴陰。當時雖月黑，然而簷掛的六盞燈尚未熄滅。我見到院中有黑影，略似人形，有在階前或坐或臥的，或行或立的，可是都寂然無一聲。夜半再看，仍然還在。直到了雞鳴，那些黑影才漸漸縮入地面，試問當地的驛吏，他們都說不知情。」

我說：「您為使相，當然有鬼神來隨從保護您啊，我哪裡會有啊？」

楊公說：「不是的，在仙霞關內，那一處地方正是水陸的要衝，也是用兵者所必爭之地。明朝唐王和建國初年的鄭氏、耿氏，都在那裡戰鬥過，死傷的人都不知有多少。而那些是沈淪之魂，乘著室宇空虛而來竊據的；一有大官來，則避而出去而已。」這件事也足以證明，到處都有鬼之說了。

老僕施祥

老僕施祥曾經說：「天下只有鬼最癡了。鬼佔據的房間，人們多不敢往。偶然有個客人來住宿，也不過是短短的時日，暫時讓一下又有何害？鬼卻必定要出來擾之嚇人。遇到祿命重、血氣剛的人，多取自敗；甚至遇到會畫符籙劾治鬼妖的，那更是自蹈不測了。就算不這樣做，那麼房屋既然人不能入

住了，人也不肯修葺，久了就自己頹圯了，這些鬼啊，又要住到哪裡去了呢？」

老僕劉文斗說：「這些話還真有理，有誰能傳給鬼知道啊？你是比鬼還癡啊！」

姚安公聽了這些僕人的話，說了：「劉文斗還真不癡啊。」

施祥的小字叫舉兒，年紀與姚安公同齡，八歲就做了姚安公的伴讀。數年後，才能暗誦《千字文》，可是一開卷，還是不識一字。然而他天性忠直，視主人的事一如自己的事，雖然會被嫌怨也都不推避。

以前我們家，對外要倚重施祥，於內需倚靠廖嬾嬾，所以百事皆井井然。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我十一歲，元宵節夜出去逛花燈，買回來一些玩物。施祥就啟秉我的母親張太夫人說：「四官今日遊燈市，買了雜物若干件。

花錢多少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就要來開館了，不知是顧著戲弄玩物呢？還是顧讀書耶？」

太夫人首肯說：「你說的是。」隨即沒收我的玩物，還鎖進箱子裡。

寫這些雖然都是小事，施祥也實在是個能言人所難言的人。如今的我，不見他很久了，我也只能徘徊四顧，遠想慨然啊。

汝來

先兄晴湖的第四子汝來，幼時韶秀，我最喜愛他，汝來也頗知讀書。娶婦生子以後，忽然患了顛狂。如果無人料理他，他就頭也不剃了，臉也不洗了，到夏天也不知換衣裳，還穿著大棉襖，冬天穿著薄衫子也不知會冷。

然而他卻是無疾病，好像寒暑不侵一樣的人。叫他來吃他就吃，不去叫他吃飯，他也不會要求食物。有時候自己取來市場中的餅餌，還呼叫兒童來一起共食，也不問其價錢，吃不完，所殘剩的食物也不顧惜；或是失蹤一兩天，又忽然自己歸來。

一日，家人到處找他，都找不著！汝來他又失蹤了，有人說村外柳林內，好似彷彿有個人。家人都跑去，只見他端坐在樹林內，身體都僵硬了。這是否是他迷惑而死？也都不知。還是他自有所得，只是來人間托以混跡，緣盡而化去了？也未可知啊。

憶起我從福建歸來鄉里之時，他見了我，猶跪拜如禮，拜完後站起來，突然說：「叔叔大辛苦。」

我說：「是無奈何啊。」

又卒然說：「叔叔不覺辛苦耶？」默默退去。

後來我想著他說的言語，似若有意，直至今天，始終不能測之啊。

小人之心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廬江孫起山先生要赴吏部去應選時，家裡實在太窮了，買不起牲口，只能沿途僱驢子而行，就是北方人所謂的「短盤」也。

一日，他行到了河間南門外，一時還沒僱到驢子，可是大雨驟來，他避入民家屋簷下躲雨。主人看見了，怒說：「造屋的時候你沒出錢，築地的時候你沒出力，你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裡？」接著推著他出去，站到雨中淋雨了。

當時河間還沒有改題出缺，孫起山到了京城候選，沒幾個月，他竟抽中了河間縣。赴任時，那個屋主認識他，是曾經被他羞辱過的人來當官了，那個人惶愧自悔，想要賣掉屋子搬家了。

孫起山聽說了，就召他來，笑著對他說：「我何至於與你們計較呢？今天我既然來這裡經營民政，以後也不會找你麻煩啊，這也是忠厚養福之道啊。」

因而，孫起山舉出一個故事，說：「我家鄉有個酷愛種花的人，花開滿庭院，一天夜裡偶然起身，看見幾個女子站在花下，都是些不認識的女人。他知道那都是狐魅，於是拿了塊石頭丟擲那些人，還說：『妖物怎麼配來看花！』其中一個女子笑著回答說：『你是白天賞花，我們自是夜遊看花，於你有何妨礙？我們夜夜都來這裡，花也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有何礙？你這

樣又打又罵的，做人怎麼這可以樣鄙吝耶？我們不是不能揉碎你的花，我是恐怕人們要說我們的見識也與你一樣鄙吝，所以我們才不做呢。』一時那些女人飄然都去了，後來也沒有怪事發生。狐尚且不與此輩計較，我怎麼會不及狐耶？」

後來那個人始終還是不能自安，悄悄地搬走了，都沒有人知道搬去何處。孫起山嘆息著說：「小人之心，竟然認為天下都是小人。」

炫博矜奇

太原申鐵蟾，最喜歡寫香奩豔體詩來寓意自己的不遇之感。他曾經去拜謁某公，沒見到主人，就戲寫無題詩，曰：「墜粉圍牆罨畫樓，隔窗聞撥細篴，分無信使通青鳥，枉遣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楊疏處雕欄近，只恨珠簾不上鉤。殊有玉溪生風致。」

王近光說：「他似乎不應該疑及織女，還誣蔑仙靈喔！」

我說：「已經是這樣了啊！這織女別牛郎，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隔著星河，什麼事不會發生？又怎麼會無事呢？元微之的詩就是這樣寫的；李商隱也寫過：『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所以織女把支機石當禮物贈給人。元稹之意，只在於字面上的一語雙關；至於李

義山之意，是他要顯示令狐楚教授給他的駢文功力。文士掉弄筆墨，借為比喻，一開始也與織女無涉，申鐵蟾的這些話語，也還是在元稹、李商隱的書裡寫過的喔，並沒有誣蔑仙靈。

至於純屬虛構的、還看起來好像真有其事的故事，同時也指出時間和地點，還撰寫了主人翁姓名的，那是在《靈怪集》所記載的「郭翰遇織女」的故事（《靈怪集》如今已經亡佚，此條目見《太平廣記·六十八》），那個故事才真寫的悖妄之甚啊。

至於歷代詞人引用典故，還漁獵百家，原來也不能一一都核實了，然而過於誣罔的，讀書人也不可不知喔。

自從莊子寫寓言故事，借以抒發心意，到了戰國諸子，雜說更是多了去，連同讖緯、稗官，歷代文人傳抄引用，遞相祖述，才有了肆無忌憚之時。

例如李冗的《獨異志》誣讖伏羲兄妹為夫婦，已經屬於喪心之說了；張華寫的《博物志》更是誣及孔子，尤為狂吠，如此這般的文人不一而足，至今尚為流傳，實在是可為痛恨啊。

又有些讀書人依傍史文，穿鑿附會鍛鍊鑽研。如《漢書·賈誼傳》寫有太守吳公的愛幸之語，連房間裡的悄悄話都可以杜撰；還有《駢語雕龍》（此書是明朝人所撰寫，陳枚刻之，沒有著作者姓名。）的內容，竟然將長沙大

儒張栻列於變童之類中，還注曰：『大儒為龍陽。』說大儒者都是同性戀！連同《史記·高帝本紀》都宣稱母媼在大澤中，太公跑去找她，當場看見有一隻蛟龍在妻子的身上。晁以道的詩遂有了『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等句，說的是漢高帝乃是年老的母親與龍交接所生的兒子，並不是太公的兒子。

《左傳》也有成風私事季友，還寫了有敬嬴私事襄仲的文字記載。說起這「私事」一詞，只是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來的儒者們都拘泥於「私」字，雖然朱熹也有『卻是大惡』的言語，可惜都沒有讀書人肯想一想？如同這樣的胡亂解釋的，還真是不一而足啊！學者們應當考校其中的真妄，均不可以炫耀自己讀書廣博，還驕矜自己知道些古文上的稀奇怪事，遽然就拿出來當談資，會成為笑柄啊。」

虐警激怒

從叔梅庵公說，族中有兩個少年（這是我小時候聽聞公所說的，已經都忘其字號，大概是伯叔輩的排行。）一聽說某個墓中有狐跡，夜裡攜著鳥銃就跑去了，還一起埋伏草中等著，等太久了，兩人就背靠著背相倚而睡。醒來，則兩人的髮辮都交結成了一條，還貫穿繚繞，一時間也解不開；兩人

互相牽掣，不能走也不能站；只要稍稍轉動，隨即彼此呼痛。這兩個少年就這樣膠擾一個早上，直到望見了行路者，才叫人來，那髮辮只能以佩刀斬斷才行，兩個少年狼狽而回，憤恨急了，還想要回去報仇！

父老說了：「牠們無形無聲，不是力氣大就能勝啊，而且無緣無故的跑去侵擾狐，也不理直。你們倆被侮，實在是自己召來的，幹嘛還回去結仇呢？若是結仇了，結果會比這次更慘喔。」那二人才沒再去找狐。

此狐採取小小的戲虐手法來警告人，並沒有深創兩少年，以激起更大的報復，也可謂是善自全了的狐啊。然而這種小虐也足以激怒人，不如斂戢勿動，什麼事也沒發生，使那些伺機的人無跡可尋，這不是更好呢？

稼穡維寶

太和門的丹墀下有石匱，都不知那是什麼名稱，也不知裡面所貯的是何物？

德齋齋前輩（齋齋名德保，與定圃前輩同名。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故當時以大德保小德保別之。）說：「圖裕齋的先親，以前督理殿工時曾經打開檢視，可以去問圖裕齋。圖裕齋說：『確實是如此，先父見過，那裡面都是黃色細屑，僅有半匱沒有滿，凝結如同土坯模樣。仔細審視，好

像是米穀放的時間太久了，所化成的團塊。」

我說這丹墀的左之石闕，既然貯有嘉種，則此為五穀比較近理。況且皇帝大駕的鹵簿中，有象背寶瓶，裡面也是貯放五穀。這「稼穡維寶」是古訓相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這是民以食為天啊！各種定制之意，還真的是淵源流長啊。

五火神墓

宣武門的子城內，有五座小土丘，還砌著磚，當地人都說是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之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等五人製造飛炮，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來因為這種技術太精巧了，恐怕這些人叛變，都將他們殺死了，然後葬在那裡面。還豎立了五隻長竿在麗譙之側，每年都要祭祀，說是使鬼魂有所歸依，不會為厲。後來明成祖轉生為莊烈帝，就是崇禎皇帝，那五個人轉生為李自成、張獻忠等諸賊，乃是復仇也。

以上都是齊東之語，鄉野傳說，不但正史無此文記載，即使是明朝一代的稗官小說，充棟汗牛，也從未說起這種言論，還有那些人那些事。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的秋天，我見了漢軍步校董某人，董某說他曾經聽聞之前京營的舊卒說：「那是水平啊。京城的地勢，只有宣武門最低，

衢巷之水，一遇到下雨都會匯於子城。每夜如果雨太大太急了，守卒就要起來，監視那處培塿，水如果快要淹到五座小土坵的頂上，就要呼叫開城門來泄出城內的水，一旦那五個小土坵沒頂了，則城門扉被大水壅塞了，就不能打開了啊。到現在是時間久遠了，人們也漸漸忘了，所以有時候也會淹大水，城門都打不開呢。

至於城上的那五隻木竿，則是與白塔的信炮相互為表裡。如果聽見信炮，則白天懸掛旗幟，夜裡懸掛燈火，那與五火神有什麼關係呢！」此言似乎近理，當有所受之。

藍出於青

科場有撥卷之例，接受撥卷的人多有不愜意，這也是人情；然而也是要看撥入的試卷何如啊。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的順天鄉試，我充任同考官（當時閱卷還不需要迴避本省。），得了一合字卷，文字甚工而詩句不佳。因為是剛改了試詩之制，可以恕論，於是我就將那一合字卷呈薦給了主考梁文莊公，當時那個考生已經取中了啊。

臨到填寫草榜之時，梁公覺得詩裡的「何不改乎此度」一句侵了下文的

「改」字（題為「始吾於人也」四句。）把那個考生的文章駁落了。另外撥下一合字備卷，也給我先看了。

其詩的第六聯寫著：「素娥寒對影，顧兔夜眠香。」（題為《月中桂》。）我一見就喜歡其秀逸。及觀到其第七聯曰：「倚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高興的說：「吳剛的字「質」，所以李賀《李憑箜篌引》曰：『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這一首詩，所有的選本都不錄，如果不是曾讀過《昌谷集》的人，還都不知道呢！」

華州鄉試《月中桂》詩，舉了許棠成為第一人。許棠的詩如今不傳了，若非曾見過王定保《摭言》、計敏夫《唐詩紀事》的人，也都不知了啊。

這當中還有一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仙郎』，這麼好的詩，怎麼能叫他落第了呢？原來那也是微公撥入給我的卷子，於是我也將他錄中的。那就是朱子穎的詩啊。

放榜之後，時節已經是九月了，朱子穎窮得買不起棉襖。蔣心餘平常就與他唱和詩歌，借了衣服給他。他這才來見我，還拿出所作的詩為禮物。

我在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的時候，扈從皇帝到了古北口，當時真是車馬壅塞，我就著路旁的旅舍小憩，見過牆壁上有一首詩，剝殘過半，只有三四句可辨，最我愛其中的「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二語，

我認為「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也不為過啊，可惜不得姓名。直到我展讀朱子穎的詩卷，此詩赫然在焉！這才知道，我與朱子穎之鍼芥契合，早在六七年前就種下了，在一起的朋友們聽了，都相與嘆息很久啊。

朱子穎待我最盡禮了，他歿後，其二子承襲父親之志，見了我還是依依有情。這是翰墨因緣，良非偶爾，怎麼能以撥房為親疏了呢！（我在嚴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實際上是從「萬山」一句奪胎而來。也曾經告訴朱子穎，我說啊：「人們都說青出於藍，現在我是藍出於青啊。」朱子穎雖然遜謝，然意似默可。這也是詩壇佳話，在這裡一併附錄了。）

將軍不好武

先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他是扈從皇帝南巡時，卒於路途中。卒前一夜，有星隕於舟船之前。卒後，京師的家人都還不知道，施夫人夢見公乘騎駿馬回到了家門前，旁邊跟隨的騎從很多，然而他卻佇立不肯入內；只是遣人傳話，說了：「家中好自料理，我去了。」匆匆就走了。

夫人在夢中以為當時他才扈從皇帝南巡，懷疑他或許有急事差遣，所以沒時間進家門。醒來後，才震驚不止。直到凶問報回家中，一見了，才知道

做夢的時後就是公卒之夜。

先師介野園先生屢掌文柄，總共主持過四次會試，主持鄉試四次，其他的雜試多的都不可縷數了，曾獲得恩榮宴詩曰：

「鸚鵡新班宴御園（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本來也想問公，事後竟然因循忘了。），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此詩為金吏部尚書張大節之作，題為《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見《中州集》。惟御園作杏園，摧頽作不妨，四見作三見，作狀元作是狀元。）。

于文襄公也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牆桃李半公卿。」
先師介野園先生可謂是儒者之至榮啊。

然而有算命的推公之命數說了：「終於一品武階，他日或以將軍出鎮耶！」

公笑著說：「如果是你說的這樣，則將軍不好武啊。」

直到公卒後，皇帝聖心悼惜，特贈都統之官銜。原來公雖然做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到他扈從隨駕，是以副都統班行，所以皇帝在他的武秩上進了一階。當時算命者的話，也可以算是有驗啊。

善政增壽

乩仙多偽托古人，可是有時候也有小驗。

溫鐵山前輩（名溫敏，乙丑進士，官至盛京侍郎。）曾經遇扶乩者，他問：「壽命有多久？」

乩判寫著：「甲子年華有二秋。」

當時都以為應該是六十二歲，二年後溫鐵山卒，這才知道，二秋為二年。這也許是靈鬼有時候也能預知人的壽命吧？

又聽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命，乩判寫著：「不知。」

問：「仙人哪有所不知的呢？」

判曰：「他人可知，你的我就不知了。壽命長短有數，常人是吃完了自己的祿稟以後就會死。可若是封疆大吏，手操生殺大權，予取予奪之權，施行一個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自己的壽命也可以增；一個為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命也會減少。」

這種事，即使是司命之神也不能預為注定，何況是我？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卻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長短之事，你當自己問自己，不必問我啊。」

這個乩仙說的非常有理，恐怕他所遇到的，竟然是真仙啊。

貪人還自戕

族叔育萬說，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過一隻黑狐醉臥場屋中（場中守看穀麥小屋，俗謂之場屋）。起初想要擒捕，既而想著，那狐能致財，於是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蓋著那隻黑狐，自己坐守一旁。狐睡醒以後，伸縮數四，隨即變成人形。牠甚感念那人的護視，遂相與他成為好友，黑狐也時帶來物品饋贈給那個人。

一日，人問狐：「假設有人藏匿在你家，你能讓人隱形嗎？」

狐：「能。」

又問：「你能憑附在人身上使人狂走嗎？」

狐：「也能。」

那人隨即懇乞著狐，說：「我家酷貧，你所送來的東西不足以贍養，而我又內心慚愧，每次都這樣麻煩你。」

現在里中有某甲，他家很富有，可是他怕訴訟，不久前聽說他家要找一個煮飯婦人。我想叫我妻子去應徵，做幾日工作，然後伺隙逃出來藏到你家去，然後我再去揚言告他弄丟了我老婆。

我的妻子還有些姿首，我可以誣以蜚語，脅迫他多給金子。得了金子之後，你就憑附在她身上，使她跑到某甲的別墅中，然後再叫人找到，則我將

會很感激你啊。」

黑狐果然如他所言做了，那個人也得了許多金。後來也真的在某甲的別墅找到了婦人回來，某甲因為那個婦人是在自己別墅裡找到的，更是不敢多話。

然而那個婦人的狂疾竟然不好了！時時將自己妝飾美麗，夜裡也好像與人一起嬉笑，可是卻禁止自己的丈夫靠近。那人急急跑去問黑狐，黑狐說沒這道理，自己也跑去偵查。

不久黑狐回來頓足說：「敗了啊！那是某甲家樓上的狐，喜歡你妻子的美色，乘著我出去以後牠就來了。那隻狐厲害，我不是牠的對手，我沒辦法了。」

那個人堅持要黑狐想辦法，黑狐正色說：「這就好像你隔壁家的某人，那個人暴橫如虎，假使他也來強據我的妻子，你能替我去搶回來嗎？」

後來那個婦人的癲癩病更厲害了，還將自己丈夫的陰謀都說出來。鍼灸和劾治都無效，最後還得了內冷外熱的慢性病死了。

里中的人都說：「此人狡黠如鬼，還叫黑狐幫忙使幻術，怎麼會好啊？他都沒有想到這是以狐召狐，如同螳螂黃雀一樣啊。」

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戕。」是真的！

燒金御女

門人王廷紹說了一個故事，忻州有一個窮人，窮得把賣妻子都賣了，妻子被賣了快兩年，忽然自己回來了！她說起初被賣時，被引到一戶人家。隨即有一個道士來將她攜之入山中。當時她心裡也是很疑懼，然而已經被賣了，沒有辦法可想了。

道士命令她閉上雙眼，隨即兩耳邊有風聲颼颼。過了一會兒才叫她開眼，那時人已在了一處高峰上。

那裡的室廬華潔，還有婦女二十多人，都一起來問訊，說這裡是仙府，別怕啊。

婦人就問：「到這裡要做什麼事？」

說：「只是更番服侍祖師睡覺而已，這裡的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肴珍果，都是祖師役使鬼神拿來的，他隨口說說，東西就有了。一應的服食和日用品，都比擬王侯的用品。只要每個月遭一回小痛楚，也沒什麼不好。」眾人四處指著說：「此處是倉庫，此處是庖廚，這裡那裡是我們的居處，這是祖師的居處。」等等。

又指著最高處的兩室說：「那裡是祖師拜月拜斗的地方，還有祖師煉銀的地方。」

高峰上也有僕人和給使之人，然而都無一男子。從此，那個道士每天的白晝就叫去一個婦人去陪他睡，到了夜晚，則那個道士祖師升壇禮拜後，眾女人才能各自回到寢室。

還有，每一個女人月信落紅以後，就會被他脫去所有的衣物，以紅絨線做成的巨大繩子綁在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搖動；還拿出綿丸塞住女人的嘴巴，叫人不能出聲。那個道士祖師會拿一根像筷子一樣的金管，對著裸體女人的身上尋視脈穴，最後刺入兩臂和兩股的肉內，吮吸女人的血，頗為酷毒。吮吸後，道士再拿些藥末糝入創孔，隨即不覺痛楚，還能頃刻結痂。第二天，痂落肌膚如初了。那個地方極高，向下俯視，雲雨都在下面。

忽然有一日，狂飈陡起，飛砂走石，那黑雲如墨壓著山頂，一時雷電激射，情勢極其可怖。那個道士祖師惶惶害怕，急急呼叫那二十多個女人來，都叫我們裸露身體，環環抱著他的身體，好像圓形的肉屏風一樣。天上的火光打入室內好幾次，每一次都一掣即返。

俄而有一隻龍爪，如畚箕一樣大的龍爪探入，在裸體的女人叢中，攪了那個道士祖師去了，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

我只覺得昏盲如在睡夢中，稍稍醒來，則已經躺臥路旁。我詢問附近的人家，知道離家僅僅數百里。於是我拿臂釧換一身敝衣來遮著裸體，沿路乞

食，才得以歸來啊。

忻州人還有人見過那個婦人的都說，那個婦人的面色枯槁，回家不久以後，始終病淹淹的，得了慢性病死了，那是一身的精血，都被那個道士採盡了。

根據婦女所說的故事，那就是燒金御女的道士。他那種怪術靈幻至此，竟然還是躲不掉天誅！況且不得其傳的人若是想要效仿，也只能是受到妄人的蠱惑，哪裡還有希望能變神成仙呢？這不可不謹慎啊！

著作體裁

江南吳孝廉是朱石君的門生，美才天逝，他的妻子誓以身殉，可是卻屢次上吊都不能死。忽然在燈下看孝廉的形貌說：「換穿彩服就死了。」妻子聽他說的，果然吊死了。

吳孝廉的鄉人要錄寫他一生之事，徵求詩詞，一時作者很多，我也為之題寫一律。而朱石君為他作墓志，對於吳孝廉的坎坷人生和烈婦之慷慨，都致上深深的悼惜，只是此事他一字不寫，有人懷疑是朱石君粉飾。

我說：「並不是粉飾，文章的流別款式，各有體裁。郭璞注《山海經》、《穆天子傳》，對於西王母的事，鋪敘的很有次第、還很詳細。但是郭璞注

的《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寫著『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也不多寫一句。那是注經之體裁，應當如此詳細而已。

至於金石之文，都與史傳互相為表裡，不可以與稗官雜記相比，也不可與詞賦相比。朱石君博覽群書，深知著作之流別，不將此事寫在墓志，是古之文法，他怎麼會認為那是假的，而故意削去了呢！」

我是老了多有遺忘，記得吳孝廉的名為承紱，至於烈婦之姓氏，我竟然不能憶起。只能姑存其大略於此，等扈蹕回鑾以後，我當更求其事狀，詳細寫下來啊。

故人之情

老僕人施祥，曾經乘馬夜行要到張白去。四野空曠，黑暗中有幾個人擲沙泥，馬驚嘶不肯前進。施祥知道那是鬼，大聲叱責說：「我不到你們的墟墓間，為何要來犯我？」

群鬼挪揄地說：「我們自己玩耍，誰與你論理啊？」

施祥怒說：「既然不論理，那就是尋鬥！」

隨即施祥下馬，以馬鞭橫加擊打眾鬼，喧哄良久，鬼多而施祥不能力敵！那匹馬又跳跟牽制掣肘。施祥正窘急萬狀，忽然遠遠的看見一隻鬼狂奔而

來，厲聲呼叫說：「這是我的好友，你們這不要造次啊！」一時群鬼都散了。施祥上馬急馳回家，也不問那隻鬼是誰。第二日，他攜酒到昨夜之處奠祭，還祈示靈響，可是卻一點都不應了。

施祥的所有朋友，不過是些廝養的僕人或是屠沽戶而已，然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還是如此有真意啊。

如願小傳

門人吳鐘僑曾經作《如願小傳》，故事寫的精采，寓言滑稽，那是以文為戲啊。後來他作了蜀中一個縣的縣令，正值金川之役，因為監運火藥歿於途中。死後詩文都散佚了，惟有此篇故事，我偶然在舊紙中找到了，附錄於此。

其詞曰：「如願是水府的女神，是以前彭澤清洪君贈送給廬陵歐明的女子。因為事事都能給人求，也都能如人所願，所以有了「如願」之名。水府到處都有之，只是能否如願？還有遇與不遇如願女神，則關係著個人的祿命而已。」

有四個人一同訪道，涉歷江海，遇到了龍神召見，神龍說了：『有鑒於你們這樣求道精進，現在各賜給你們一個如願。』隨即有四個女子隨他們走

了。

其中一人，所求無不獲，還真的都能如願呢，心裡覺得愜意極了。過不了幾個月卻病了、還快要死了！女子說：『你今世之所享用的，都是前生所積存的；你夙生所積存的，如今你幾個月就用完，已經銷盡了。請你回歸報命吧。』那個人果不起，還真的死了。

又一人也是所求無不獲得，但是意猶未盡。到了冬月，他還要求新鮮荔，還要巨大的瓜，女子說了：『深谷的谿壑可盈滿，但是不可饜飽，這不是神道所能給的。』這個人就將他的如願趕走了。

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的，竟然怪罪女子如願。女子說了：『神道之力也有差等啊，我有能致、也有不能致啊。然而日中必昃，太陽也有下山時，月盈必虧，否則哪有初一、十五呢？這有所不足啊，正是你的福。你又不是沒看見你那個先死去的朋友？』於是這個人惕然醒悟。他的如願就繼續跟著他沒走。

又一人雖然也有一個如願，可是他就從來沒有要求。他的如願時時自動為他送上所有，他總是警蹙而不自安。

女子說了：『你的道行高啊，你的福厚啊，所以天地鑒之，鬼神佑之。無求之獲，十倍於有求啊，也可以不依待我，我也只能私下左右而已啊。』

他日相遇二人，各自都說了自己的故事，有喜、有愁悵。都說：「可惜了，那位早逝的人，就沒機會聽聞這些啊。」

這是吳鐘僑弄筆的狡獪之文，偶一為之以資懲勸，也沒什麼不可以，如果是累牘連篇，寫成了長篇小說，那就不是著書之體了啊。

老不能男

郭石洲說，河南有一家巨室，宦成退休歸里。那個人年紀都六十多歲了，但是他身強體健如少壯，家裡總是蓄養幼妾三四個人。那些小妾到了二十歲，他就治奩具辦嫁妝，然後將小妾嫁出去了。每一個被嫁出去的小妾，都還是完璧，每一個都是處女，娶到的人啊！多陰頌他的美德，人家也樂意把女兒賣給他當小妾。

然而那些幼女在他家的時候，與男主人枕衾狎昵也與常人相同。有人以為他只是取紅鉛、供藥餌，或是以為徒悅耳目，看看美少女就好了，實在也是個老不能男的，認為他根本就是個性無能的男人，可是都不能真確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後來他自家裡的婢媼私下泄漏出來的，說他實在是使女而男淫。也就是說，將少女當變童用！他的老友也私下問他虛實？那個老男人也不自諱，

都說了。

他說：「我血氣尚盛，不可能絕了嗜慾。和年輕的女子交接還可以生孩子，我也實在是懼怕孩子多了，要成為身後之累；想要買男色，又懼怕這種事傳了出去，成為子孫們的羞辱，所以才想出這種辦法。」此事真是奇創啊！古所未聞之奇聞。

這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間的事當然可以不必深論。只是他這個人每年轉賣小妾，致使良家女得再嫁之名，好似也是損人之事；然而他卻也不延遲女子的婚期，也不損女子的貞體，又好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然沒有可以斷其是非的法理。

戈芥舟前輩說：「這也不難斷，他只是依恃自己多財多金，逾越法理之外縱淫而已。以前有個劇盜竇二東，每次行劫，也必要留下禦寒的衣衾給被害人，還會送被害人還鄉的資斧錢財，他還自以為有德呢！這個老色鬼之有恩，也只是像那個強盜一樣而已啊。」

輕功蹈險

鄉里有丁一士這個人，他矯捷多力，兼習技擊，武功高強，還有超距之術，輕功了得。兩三丈之高處，他翩然可上；兩三丈之闊處，他也是翩然

跳越。

我幼時猶及時見過他，曾經要求一睹其技。丁一士要我站在一處過廳中，我面向前門，他則立於前門外，兩人面對；我轉面向後門，他則立於後門外，也是兩面對。如此這般做了七八次，原來是他一次跳躍，隨即可以飛躍過屋脊，難怪他能一眨眼就出現在兩邊。

後來丁一士經過杜林鎮，遇到一個友人邀請他去橋畔酒肆中飲酒。酒酣之際，他兩人共立河岸。

友人說：「你能跳過這裡嗎？」

丁一士應聲聳身跳過，友人招招手要他回來，他又應聲跳回來。腳才踏上河岸，沒想到河岸已經快頽圮了，近水的陡立處開裂有紋。丁一士沒看見，誤踏其上！當下岸崩二尺多。丁一士隨之墜入河中順流而去。他素來不習水性，只是在波心中湧起數尺，他雖能直上卻不能旁近河岸，仍然還要墜入水中去，如是數四，丁一士力盡了，竟然溺死了。

這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依恃啊！恃財的人終以財敗，恃勢的人也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啊，這恃力的人也終以力敗。因為有所恃，所以才敢於蹈險之故啊。

田侯松岩在灤陽買了一隻勞山杖，自己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

當坦處亦防傾。敢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這真是閱歷之言，可貴又而佩者啊。

獨行者

滄洲甜水井有位老尼師，曰慧師父，不知道這是名還是號？也不知是此「慧」字否？只是人們相沿稱呼而已。我幼時，曾經見過慧師父出入外祖張公家。

慧師父戒律謹嚴，連糖都不食，她說：「糖，也是豬脂所點成的。」

慧師父不穿裘，她說：「寢皮與食肉相同。」

她不穿綢絹，說是：「一尺之帛，是千隻蠶的命啊。」

供佛的麵筋，她也必定親手自制，她說：「市場上賣的都用腳足踏過。」

她焚香必是敲石取火，慧師父說：「灶火不潔。」

她清齋一食，取足以自給，從來不營營募化、到處募捐要人供養。

外祖家有一名僕婦，拿出一塊布為施，尼師熟視認出來了，她說：「佈施須用自己的財，才是有功德。宅中為了失去此布，鞭打小婢女數人，佛豈會接受如此之物耶？」

婦人以情告，說：「一開始我認為這些布有數十疋，主人也未必一一細

檢，所以取了其中一塊。不料連累了人受到箠楚鞭打，那些挨打的人日相詛咒，我心實在是不安啊，所已要佈施祈求懺罪啊。」

尼師擲還之，還說：「然則你何不秘密送回原處去，人也可以得到清白，你只求你自安耶？」這件事是那個婦人死後數年，慧師父的弟子才泄露這件故事，所以人們得以知道。

乾隆甲戌、乙亥間，慧師父年紀已經七八十歲了，忽然來我家，說她將要去潭柘寺禮佛，為小尼受戒。我偶然說起之前的故事，慧師父搖頭說：「實無此事，是小妖尼饒舌了。」家裡的人都相與嘆息說尼師忠厚。

臨行前，她要我題佛殿一額，我囑咐趙春澗代筆書寫。慧師父合掌說了：「誰書寫的就乞題誰的名，佛前勿作誑語。」後來改題為趙春澗的名子，她才持去，之後就不再來了。最近我問滄洲人，都無人認識她了。

又景城天齊廟有一位僧人，是住持果成的第三弟子。士人都很尊敬他，無不稱呼他為三師父，日子久了，遂佚失了他的名子。

果成的弟子頗有不肖的，多散出去托鉢四方，惟有此僧不墜宗風，一點也沒有大剌知客僧人的市井氣，也無法座禪師的驕貴氣；三師傅戒律精苦，雖千里也是打包徒步，從來不乘車騎馬。

先兄晴湖，曾經遇到三師傅於中途，苦邀他同車，三師傅始終不肯。官

吏到了天齊廟，他對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到天齊廟，他對待之禮也不減。多佈施，少佈施，無佈施，三師傅待之禮如一。

三師傅禪誦之餘，惟有端坐一室，人們到了廟裡，清淨如無人者。三師父的行事如此而已。然而里巷之間的男女，無人不說：「三師父道行清高。」若問起三師父的道行是什麼？清高在哪裡？人們則茫然不能回應。三師傅之所以感動人心，正是這不知何故啊。

我也曾經將些事問姚安公，父親說：「據你所見，可有不清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即清高啊。你一定要認為，只有錫飛、杯渡這樣有傳奇的僧人，才是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也是佛法中的獨行者啊。」（三師父涅槃不久，其名當有人知，等到我見到來鄉試的諸孫輩以後，使他們回老家詢問廟中之僧人吧。）

駕馭

天下九州之大，哪一處沒有不發生奸盜之事？又有哪一天能平安無事呢？所以說，作奸犯科的天天都有，也處處都有，這不奇怪啊。至於盜而稍稍有別於盜，那也是不能不說那是盜；奸而稍稍別於奸，也不能說那就不是奸了！這其中還可能有些差別。盜，而人們答應他去盜，奸，而人們也許其

奸，這就更是奇異了。至於盜和奸又兩相一觸立發，互相牽連還能立刻停息，這盜、奸發如鼎沸，息如電掣，豈不是尤異中之異呢！

舅舅安五章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中年失偶的人，已經有兒子了，後來又買來一個有夫之婦為妻。幸好他控制有術，還可以相安無事。既而那個人死了，平日的私蓄都在此婦之手。他的兒聽說了，找求婦索還，可事這種事也無佐證，婦人也不肯承認。後來兒子偵查得知那些銀錢的藏貯之處，竟然在半夜裡挖開牆壁，從小穴處入室偷盜。

他正要開篋拿出，婦人發覺了！大聲號叫——有賊，一時家眾驚起，各自持械進入內室。其子倉皇從壁穴出來，遭到了眾人迎擊！立刻被打倒。隨即眾人又從穴入搜索餘盜，聽牀下喘息聲，群呼還有一賊！又共同曳出拿繩子綁起來。

家人點燈持火一起來仔細審視，則那個被打破額頭昏倒了的是其子，牀下捉出來的！竟是婦人的前夫。其子甦醒後，與那個婦人各執一詞。

子說：「子取父財不能說是盜。」

婦人說：「妻歸於前夫不能說是姦。」

子說：「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

婦人說：「父財可索取，而不可打穿牆壁拿。」

兩人互相詬誶相罵，惡聲惡氣，勢不相下。

次日，族黨親族來密議，都說這件事如果涉訟告官，肯定是兩敗，徒然玷辱門風而已。於是就私下為之調停，叫那個婦人留下所有的金子給其子，然後聽任婦人自歸前夫，這一家的難題才平息了，然而這件事已經是「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蓋都蓋不住了啊。

先叔儀南公說：「此事巧於相值，真是天意；所以會導致有此事的，則是人為啊！不納這個有夫之婦，兒子有什麼裡由而盜？婦人又有何理由而奸呢？那個人所以依恃的，是認為自己有力能駕馭這樣的女人而已。卻不知他能駕馭於生前，人死了以後，就不能駕馭於身後了啊。」

第二十二卷 灤陽續錄四

佃戶劉破車婦云，嘗一日早起，乘涼掃院，見屋後草棚中，有二人裸臥。驚呼其夫來，則鄰人之女與其月作人也。並僵臥，似已死。俄鄰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薑湯灌醒。不能自諱，云：「久相約，而逼仄無隙地。乘雨後牆缺，天又陰晦，知破車草棚無人，遂藉草私會。倦而憩，尚相戀未起。忽雲破月來，皎然如晝，回顧棚中，坐有七八鬼，指點挪揄。遂驚怖失魂，至今始醒。」眾以為奇。破車婦云：「我家故無鬼。欲觀戲劇，隨之而來。」先從兄懋園曰：「何處無鬼？何處無鬼觀戲劇？但人有見有不見耳。此事不奇也。」因憶福建 關公館（俗謂之水口。），大學士楊公督閩浙時所重建。值余出巡，語余曰：「公至水口公館，夜有所見，慎勿怖，不為害也。余嘗宿是地，已下鍵睡，因天暑，移牀近窗，隔紗幌視天晴陰。時雖月黑，而簷掛六燈尚未燼。見院中黑影，略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

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雞鳴，乃漸漸縮入地。試問驛吏，均不知也。」余曰：「公為使相，當有鬼神為陰從。余焉有是？」公曰：「不然。仙霞關內，此地為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國初鄭氏、耿氏，戰鬥殺傷，不知其幾。此其沈淪之魄，乘室宇空虛而竊據；有大官來，則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處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嘗曰：「天下惟鬼最癡。鬼據之室，人多不往。偶然有客來宿，不過暫居耳，暫讓之何害？而必出擾之。遇祿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敗；甚或符籙劾治，更蹈不測。即不然，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歸耶？」老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誰能傳與鬼知？汝毋乃更癡於鬼！」姚安公聞之曰：「劉文斗正患不癡耳。」祥小字舉兒，與姚安公同庚，八歲即為公伴讀。數年，始能暗誦《千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直，視主

人之事如己事，雖嫌怨不避。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買玩物。祥啟張太夫人曰：「四官今日遊燈市，買雜物若干。錢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即開館，不知顧戲弄耶？顧讀書耶？」太夫人首肯曰：「汝言是。」即收而鍵諸篋。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韶秀，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娶婦生子後，忽患顛狂。如無人料理，即髮不薙，面不盥；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無疾病，似寒暑不侵者。呼之食即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餅餌，呼兒童共食，不問其價，所殘剩亦不顧惜。或一兩日覓之不得，忽自歸。一日，遍索無跡，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有人。趨視，已端坐僵矣。其為迷惑而死，未可

知也。其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跡，緣盡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從福建歸里時，見余猶跪拜如禮，拜訖，卒然曰：「叔大辛苦。」余曰：「是無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覺辛苦耶？」默默退去。後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斧，沿途僱驢而行，北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僱驢未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簷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竟掣得是縣。赴任時，此人識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召來笑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蒔花者，一夜偶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為狐魅，遽擲以塊，曰：

『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晝賞，我自夜遊，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謂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為耳。』飄然共去，後亦無他。狐尚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起山歎曰：「小人之心，竟謂天下皆小人。」

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豔體，寓不遇之感。嘗謁某公未見，戲為無題詩曰：「墜粉圍牆罨畫樓，隔窗聞撥細箜篌，分無信使通青鳥，枉遣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楊疏處雕欄近，只恨珠簾不上鉤。殊有玉溪生風致。」王近光曰：「似不應疑及織女，誣蔑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客乘槎上

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也。微之之意，在於雙文；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士掉弄筆墨，借為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蟾此語，亦猶元李之志云爾，未為誣蔑仙靈也。至於純構虛詞，宛如實事，指其時地，撰以姓名，《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靈怪集》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六十八》），則悖妄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實，然過於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彌多，讖緯稗官，遞相祖述，遂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冗《獨異志》誣伏羲兄妹為夫婦，已屬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誣及尼山，尤為狂吠（編按：張華不應悖妄至此，殆後人依托）。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傳，可為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鑿鍛鍊。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公愛幸之之語，《駢語雕龍》（此書明人所撰，陳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遂列長沙於變童類

中，注曰：『大儒為龍陽。』《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媪在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蛟龍其上。晁以道詩遂有『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非太公子。《左傳》有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雖朱子亦有『卻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當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執為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此余小時聞公所說，忘其字號，大概是伯叙行也。）聞某墓中有狐跡，夜攜銃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則兩人之髮交結為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擾徹曉，望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往報，父老曰：「彼無形聲，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侵彼，理亦不直。侮實自召，又

何仇焉？仇必敗滋甚。」二人乃止。此狐小虐之使警，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斂戢勿動，使伺之無跡彌善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石匱，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眷齋前輩（眷齋名德保，與定圃前輩同名。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故當時以大德保小德保別之云。）云：「圖裕齋之先德，昔督理殿工時曾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皆黃色細屑，僅半匱不能滿，凝結如土坯。諦審似是米穀歲久所化也。』余謂丹墀左之石闕，既貯嘉種，則此為五穀，於理較近。且大駕鹵簿中，象背寶瓶，亦貯五穀。蓋稼穡維寶，古訓相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製飛炮，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為變，殺而葬於是。立五竿於麗譙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為厲焉。後成祖轉生為莊烈帝，五人轉生李自成、張獻忠諸賊，乃復仇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說，充棟汗牛，亦從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匯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即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泄之；沒頂則門扉為水所壅，不能啟矣。今日久漸忘，故或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竿，則與白塔信炮相表裡。設聞信炮，則晝懸旗，夜懸燈耳。與五火神何與哉！」此言似乎近理，當有所受之。

科場撥卷，受撥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如耳。

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時閱卷尚不迴避本省）。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恕論，遂呈薦主考梁文莊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題為「始吾於人也」四句），駁落。別撥一合字備卷，與余先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顧兔夜眠香。」（題為《月中桂》。）己喜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李憑箜篌引》曰：『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此詩選本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中桂》詩，舉許棠為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摭言》、計敏夫《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即朱子穎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蔣心

餘素與唱和，借衣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為贄。余丙子扈從古北口時，車馬壅塞，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可辨，最愛其「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二語，以為「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鍼芥契合，已在六七年前，相與歎息者久之。

子穎待余最盡禮，歿後，其二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緣，良非偶爾，何嘗以撥房為親疏哉！（余嚴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實從「萬山」句奪胎。嘗以語子穎曰：「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默可。此亦詩壇之佳話，並附錄於此。）

先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扈從南巡，卒於路。卒前一

夕，有星隕於舟前。卒後，京師尚未知，施夫人夢公乘馬至門前，騎從甚都，然佇立不肯入；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過。夢中以為時方扈從，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覺後，乃驚怛。比凶問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屢掌文柄，凡四主會試，四主鄉試，其他雜試殆不可縷數。嘗有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編按：此詩為金吏部尚書張大節之作，題為《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見《中州集》。惟御園作杏園，摧頽作不妨，四見作三見，作狀元作是狀元。）。于文襄公亦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牆桃李半公卿。」可謂儒者之至榮。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終於一品武階，他日或以將軍出鎮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則將軍不好武矣。」及公卒，聖心悼惜，特贈都統。

蓋公雖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其扈從也，以副都統班行，故即武秩進一階。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矣。

乩仙多偽托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溫鐵山前輩（名溫敏，乙丑進士，官至盛京侍郎。）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

「甲子年華有二秋。」以為當六十一。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為二年。蓋靈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為注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

真仙矣。

族叔育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臥場屋中（場中守視穀麥小屋，俗謂之場屋。）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即成人形。甚感其護視，遂相與為友。狐亦時有所饋贈。一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家，君能隱蔽弗露乎？」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人即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贍，而又愧於數瀆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頃聞覓一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婦陽欲訟。婦尚粗有姿首，可誣以蜚語，脅多金。得金之後，公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返後，某甲以在其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癒，恒自妝飾，夜

似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上狐，悅君婦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何矣。」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橫如虎，使彼強據人婦，君能代爭乎？」後其婦癩癩日甚，且具發其夫之陰謀。鍼灸劾治皆無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戕。」信矣！

門人王廷紹言，忻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幾二載。忽自歸，云初被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攜之入山。意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即聞兩耳風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峰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

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肴珍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廚，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月拜斗處，此祖師煉銀處。」亦有給使之人，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盡）褌内外衣，以紅絨為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並以綿丸塞口，暗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脈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為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即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即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

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瞶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鉤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忻州人尚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為道士採盡矣。據其所言，蓋即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尚不免於天誅；況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而冀得神仙，不亦偵哉！

江南吳孝廉，朱石君之門生也，美才夭逝，其婦誓以身殉，而屢縊不能死。忽燈下孝廉形見曰：「易彩服則死矣。」從其言，果絕。孝廉鄉人錄其事徵詩，作者甚眾。余亦為題二律。而石君為作墓志，於孝廉之坎坷，烈婦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鄉人之粉飾，余曰：「非也。文章流別，各有體裁。郭璞注《山海經》、《穆天子傳》，於西王母事鋪敘綦詳。其注《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不

更益一語也。蓋注經之體裁，當如是耳。金石之文，與史傳相表裡，不可與稗官雜記比，亦不可與詞賦比。石君博極群書，深知著作之流別，其不著此事於墓志，古文法也，豈以其偽而削之哉！」余老多遺忘，記孝廉名承紱，烈婦之姓氏，竟不能憶。姑存其略於此，俟扈蹕回鑾，當更求其事狀，詳著之焉。

老僕施祥，嘗乘馬夜行至張白。四野空曠，黑暗中有數人擲沙泥，馬驚嘶不進。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爾墟墓間，何為犯我？」群鬼擲榆曰：「自作劇耳，誰與爾論理？」祥怒曰：「既不論理，是尋鬥也！」即下馬，以鞭橫擊之。喧哄良久，力且不敵；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遙見一鬼狂奔來，厲聲呼曰：「此吾好友，爾等毋造次！」群鬼遂散。祥上馬馳歸，亦不及問其為誰。次日，攜酒於昨處奠之，祈示靈響，寂然不應矣。祥之所友，不過

廡養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門人吳鐘僑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為戲也。後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監運火藥歿於路。詩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於故紙中，附錄於此。其詞曰：「如願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澤清洪君以贈廬陵歐明者是也。以事事能給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與不遇，則係人之祿命耳。有四人同訪道，涉歷江海，遇龍神召之，曰：『鑒汝等精進，今各賜如願一。』」即有四女子隨行。其一人求無不獲，意極適。不數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積；君夙生所積，今數月銷盡矣。請歸報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無不獲，意猶未已。至冬月，求鮮荔巨如瓜者，女子曰：『谿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給。』亦辭去。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

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見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隨之不去。又一人雖得如願，未嘗有求。如願時為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鑒之，鬼神佑之。無求之獲，十倍有求，可無待乎我；我惟陰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悵。曰：「惜哉，逝者之不聞也。」「此鐘僑弄筆狡獪之文，偶一為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為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為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

也。後其家婢媼私泄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尚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為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殺之事，為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為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闊，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睹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

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遇一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蹣跚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岩於灤陽買一勞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真閱歷之言，可貴而佩者矣。

滄洲甜水井有老尼，曰慧師父，不知其為名為號，亦不知是此

「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爾。余幼時，嘗見其出入外祖張公家。戒律謹嚴，並糖不食，曰：「糖，亦豬脂所點成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綢絹，曰：「一尺之帛，千蠶之命也。」供佛麵筋，必自制，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灶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營營募化。外祖家一僕婦，以一布為施，尼熟視識之，曰：「佈施須用己財，方為功德。宅中為失此布，答小婢數人，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一一細檢，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箠楚，日相詛咒，心實不安，故佈施求懺罪耳。」尼擲還之曰：「然則何不密送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泄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過余家，云將詣潭柘寺禮佛，為小尼受戒。余偶話前事，搖首曰：「實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相與歎其忠厚。臨行，索余題佛殿一額，

余屬趙春澗代書。合掌曰：「誰書即乞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為易趙名，乃持去，後不再來。近問滄洲人，無識之者矣。又景城天齊廟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無不稱曰三師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頗不肖，多散而托鉢四方，惟此僧不墜宗風，無大剎知客市井氣，亦無法座禪師驕貴氣；戒律精苦，雖千里亦打包徒步，從不乘車馬。先兄晴湖，嘗遇之中途，苦邀同車，終不肯也。官吏至廟，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至廟，待之禮不減。多佈施，少佈施，無佈施，待之禮如一。禪誦之餘，惟端坐一室，入其廟如無人者。其行事如是焉而已。然里之男婦，無不曰：「三師父道行清高。」及問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則茫然不能應。其所以感動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嘗以問姚安公，公曰：「據爾所見，有不清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即清高矣。爾必欲錫飛、杯渡為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獨行者矣。」（三師父涅槃盤不久，其名當

有人知，俟見鄉試諸孫輩，使歸而詢之廟中。）

九州之大，奸盜事無地無之，亦無日無之，均不為異也。至盜而稍別於盜，究不能不謂之盜；奸而稍別於奸，究不能不謂之奸，斯為異矣。盜而人許遂其盜，奸而人許遂其奸，斯更異矣。乃又相觸立發，相牽立息，發如鼎沸，息如電掣，不尤異之異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偶者，已有子矣，復買一有夫之婦。幸控制有術，猶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婦手。其子微聞而索之，事無佐證，婦弗承也。後偵知其藏貯處，乃夜中穴壁入室。方開篋攜出，婦覺，大號有賊，家眾驚起，各持械入。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即從穴入搜餘盜，聞牀下喘息有聲，群呼尚有一賊，共曳出繫縛。比燈至審視，則破額昏仆者其子，牀下乃其故夫也。其子蘇後，與婦各執一詞。子云：「子取父財不為盜。」

婦云：「妻歸前夫不為姦。」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
婦云：「父財可索取而不可穿窬。」互相詬諍，勢不相下。次日，
族黨密議，謂涉訟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為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
而聽婦自歸故夫，其難乃平。然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矣。先
叔儀南公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不
納此有夫之婦，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奸哉？彼所恃者，力能駕馭
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不能駕馭於身後也。」



經典古籍新編